

复甦

万伯翱

适合的中原大地,离开了那里的气候与环境,第一年“晋京”可别死在我舍院里呀!”天晴又有温暖阳光的日子里,我忙拧开防护棚上封闭的螺丝,让他们都见见久别的阳光,透透大地上充足的氧气。虽然在漫长的休眠中,不怎么需要水和光,但我这个多年的园艺工还是坚持每月浇水一次,让他们的“微毛细血管”多少接受和呼吸点“万物生长靠阳光”和“水是植物的命脉”的关爱吧!

“二月春风似剪刀”!终于熬过了风击雪冻。“阳气在田,万物生焉”,进入阳春三月,大地解封,万物复甦。我轻轻地用手指折他们去年保留下来的当年细弱枝条,都还有些弹性,我估计都可能还活着呢。但他们的物候期显然早晚不同,60多岁的三角枫首先在二月底三月初萌生出尖尖的叶芽,绽裂,探出浅浅黄淡淡绿寻找春的气息——活了!30多岁的映山红,开始是小米粒般的叶芽,很快如鳞片似的开始每枝绽放出细眉似的两三条小叶,也萌动了生命迹象!

只有“百岁老人”已是农历三月初了,白腊树里里外外皆是灰蒙蒙一片,我几乎一天看个两三遍,仍不见返绿生机。有一天驻足良久,细细观察去年生出的细枝还是

折不断呢,似乎还未彻底死掉。到了三月三这天,惠风和畅,我这个当年的老园艺工眼尖心亮,在他的第六层最顶端小枝上发现了两小雅嫩绿毛尖叶片,可谓此树的东风第一枝呢!啊,“老中青”终于在我手里今年又都活过来了!

娇艳桃花盛开时的三月十五日,北京十年不遇的桃花雪竟然铺天盖地而降。我顾不上怜惜红光灼灼的桃花,因为那三株“老中青”刚刚被星星点点萌发出的嫩绿布满新胎时,突遭如此大难,我的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我马上令女儿一起把拆下不久的绿色保护套赶紧给盖上,重新遮挡劲风急雪。要知道晚上骤降了十几度,达到零度以下!而且这场罕见的鹅毛大雪整整两天两夜满天飞舞不停。躲过此暴风雪一周后三月下旬,白腊六层的每层每支皆争先恐后冒出片片新绿,铁骨百年老树竟全面复活,开始进入春夏发新芽、抽新枝了,一派生机勃勃催人奋发向上。

再看最矮一米左右的最年轻的30多岁的映山红,则向我惊喜展现出如少女点唇胭脂般花苞布满枝头。60岁一米二十高的三角枫,同样是新翠嫩绿欲滴,密叶已挂满了修剪成的三层,骄阳下还闪闪发亮。每片叶都呈罕见倒挂的伞状,披挂停当,叶叶

相连相映,远看犹如古代将军的绿色铠甲。

三株“老中青”北上以来,喜忧参半,我谨代表园艺工和喜欢盆景的人们向三位深深地鞠躬道歉:你们原本皆是原野大山中自由生长成的落叶树木,都是根深叶茂高大威风的乔木。可偏偏为了人类的居家观赏,而被迫栽进了憋屈的庭院花盆中幽禁起来了。他们还要遭受铁锯钢剪翻盆倒土的“伺候”,几乎年年不停地被砍伐和修剪;有时还要根据花匠和主人的需要,任由铁丝牵拉、木块石头拱顶,被“私人定制”成人类需要的各种形状与模样。

虽然默默无言的三位“老中青”似乎苦苦向我哀求:“放过我们吧!我们虽然不是金镶玉嵌那样珍贵,但也讨厌水泥地上、烈日下的酷暑烘烤呀!”北京马上进入夏季,有时达到40摄氏度。到那时,我这个园艺工,一定要行使一日三喷水,五日一浇水到根部,为诸位消暑降温才使得我在空调屋中安心一些。

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专家和联合国的有关权威鉴定;在山东莒县生长了近5000年,占地有五亩地的银杏老祖先,每天吸收近2吨的地下水。她总是“沉默是金,从不向人类乞求什么。她只是在内心深处感谢人类,没有砍伐、焚烧、移栽。

我代表庭院中的三盆“老中青”和这位5000年的银杏老祖先说两句:从现在算起,一百年后,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健在,请诸位都能到莒县硕大无比的银杏树冠下,来茶叙和歌舞,庆养生长寿。

闲看中庭栀子花

黄森林

入夏,家里两棵栀子树争先恐后地开满了洁白的栀子花,美丽可人,芳香四溢,整个院落都氤氲着栀子花醉人的馨香。早晨起来,母亲从栀子树上摘下十几朵栀子花,然后分发给小巷内几户邻居,使得整条小巷都弥漫着栀子花的香气。有花要分享,这似乎是我家的优良传统。

小时候家在农村,土坯的房屋,宽宽的院落,院落中央一个大大的花台,一年四季鲜花飘香。花台中最为高大的就是那棵枝繁叶茂的栀子树。每年栀子花开时,朵朵洁白的栀子花吐露芬芳,暗送幽香,栀子花的香味,浓烈、馥郁,令人心醉神迷。

循着栀子花的香气,村里的那些爱美的小姑娘准会不邀而至,到我家来串门。她们对那缀满枝头怒放的栀子花总会赞不绝口。奶奶自然明白她们的那点心思,就笑着招呼她们去摘栀子花。她们就欢天喜地地攀上花台,自己动手去摘,然后就把那些栀子花别在扣眼上、戴在发辫上,或者就拿捏在手里,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望着她们婷婷的背影,奶奶总是笑眯眯地自言自语道:真好看。不知她是赞花还是夸人。

而我也十分喜欢那些洁白的栀子花。喜欢栀子树四季常青的枝叶,喜欢栀子花开时那份皎洁美丽,更喜欢栀子花那醇厚浓郁的香味。小时候,总爱摘两三朵栀子花用清水养在碗里,置于案头,让栀子花的那份清香伴我悄然走进那些书香里……那种特别的读书场景至今想起还让我默然回味、津津乐道。

打我记事时起,我家总是栽有栀子花。我的家人一直对栀子花情有独钟,虽然几经搬家,但是,每到一处,首先得栽种栀子花。现在我家的两棵栀子树被栽种在从农村老家带来的两口大缸里。如今,经过几年的生长,它们已亭亭如盖,蔽蔭成阴。

栀子花素雅高洁,朴实无华,总能把平凡的日子装扮,把静寂的生活点亮。明代沈周曾写有《栀子花诗》:“雪魄冰花凉气清,曲兰深处艳精神;一勾新月牵影,暗送娇香入画庭。”诗中把栀子花写得颇为传神,引人无尽遐思。唐代诗人王建《雨过山村》中写道:“雨里鸡鸣一两家,竹溪村路板桥斜;村姑相唤浴蚕去,闲看中庭栀子花。”诗明明写的是乡村四月,农村大忙,却偏偏弄一个“闲看中庭栀子花”!其实真正闲着的是那些栀子花,农妇插秧养蚕,却独独冷落那满树的芳华,如二八少女,养在深闺人未识。

如果,真正得闲,一个人悠然自得地斜倚门框,“闲看中庭栀子花”,默默地吮吸着满院的清香,那种美妙,应是人生最惬意的享受、最难得的况味。

栀子花的芳香盈满院落,萦绕周身,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梦境,甚至灵魂里。



洞天 张红亚 摄

十米远的父爱

马海霞



门口,见那人没跟上来,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我不好意思推门进去,决定坐在大门口等着,等父母发现我不见了,肯定出来找我,到那时我再回家,也能挽回点面子。而且在家门口,若有坏人来,我一喊,父母也能听到,相对还是安全的。

我裹了一下衣服,一屁股坐在大门口石头上,等呀等呀,等到村里的狗都睡觉了,父母也没出来找我。但我已经离家了,主动回去又不好意思,只好慢慢走,等着父母追出来,我好借台阶回家。但我算错了,父母并未追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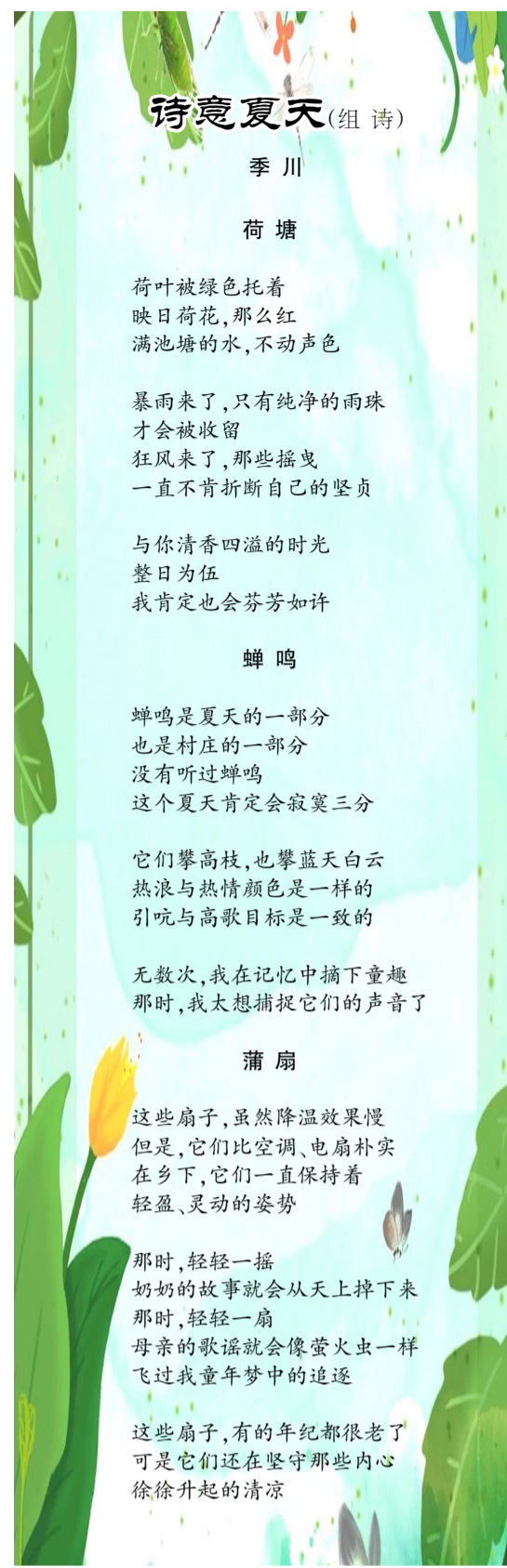
父亲也太狠心了,就不怕我路上遇到坏人?想到这里,我的怒气渐变为恐惧,脚步也停了下来,不敢再往前挪了。远处看到一个黑影,见我停住了脚步,那人也就停了下来。我感觉不妙,扭头往回跑,一口气跑到家

七排

河下古镇石板街抒情

赵星庞

漫步街心人醉痴,凝神石板入遐思。
千鱼味美钓鱼岛,慈母恩深漂母祠。
万载楚州歌古镇,千年河下唾新词。
状元楼颂颂俊杰,竹巷街铭卫国师。
状元楼颂颂俊杰,竹巷街铭卫国师。
运水知情歌阵阵,箫声动感曲时时。
文楼老店五洲醉,石板长街四海驰。
北接淮河吾国步,东连钓鱼岛我瑶池。
盐商石板万排玉,进士史书千页诗。
吴笔天生异彩,梁朝代代仰英姿。
重移庙外将台望,又见降前军鼓司。
灿灿金光来巨像,婷婷玉手胜雄狮。
黄天荡水能惊敌,红玉祠风亦长芝。
步过小桥弯曲曲,飞来细雨响潺潺。
忽闻古调石边曲,骤降祥光佛面慈。
石板开言脐带在,猴王接语母亲撕。
惊观母石烁灵象,悄摸子猴伸玉肢。
曾赴天宫金捧舞,亦栖花果坐符持。
水帘霞气传千里,桐巷木樨连万枝。
两地祥云群鹤接,一书绝唱众生滋。
淮安瑞彩三江射,古镇碑高世界知!



待竟夏天(组诗)

季川

荷塘

荷叶被绿色托着
映日荷花,那么红
满池塘的水,不动声色

暴雨来了,只有纯净的雨珠
才会被收留
狂风来了,那些摇曳
一直不肯折断自己的坚贞

与你清香四溢的时光
整日为伍
我肯定也会芬芳如许

蝉鸣

蝉鸣是夏天的一部分
也是村庄的一部分
没有听过蝉鸣
这个夏天肯定会寂寞三分

它们攀高枝,也攀蓝天白云
热浪与热情颜色是一样的
引吭与高歌目标是一致的

无数次,我在记忆中摘下童趣
那时,我太想捕捉它们的声音了

蒲扇

这些扇子,虽然降温效果慢
但是,它们比空调、电扇朴实
在乡下,它们一直保持着
轻盈、灵动的姿势

那时,轻轻一摇
奶奶的故事就会从天上掉下来
那时,轻轻一扇
母亲的歌谣就会像萤火虫一样
飞过我童年梦中的追逐

这些扇子,有的年纪都很老了
可是它们还在坚守那些内心
徐徐升起的清凉

家乡的中心路

赵利延

我的家乡位于白马湖北岸的漕运镇,这里的“南闸民歌”“南闸搬蛋”名扬全国。家乡地势低洼,汛期十年九淹。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没有一条长点的路,都是七拐八弯的羊肠小道,绝头路比比皆是,行人时常隔河相望,望河兴叹。

1975年冬,政府发动民工奋战一个月,挑挖成宽45米、长8公里的河道,它西起镇湖闸,东到京杭大运河,因穿越辖区中心而取名中心河。

1977年,我上高中时,中心河北堤还没有一座桥,周一到校周六回家只能走南堤。1981年,我参加工作,工作地是中心河东刚建成的电排站,从此对中心河及后来的中心路有了较深印象。那时乡交管站在中心河上开设了一条机动船客运线,东堆(大运河堤)到西堆(新河堤)乘船费每人每次三角钱。

1991年发生百年未遇洪灾,境内一片泽国,独中心河北堤如一条长龙飘浮水面,电排站排水杯水车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次年底,随着北堤上最后一座三排桥的建成,中心路随之出名,尽管它是一条土路,却给群众生产交通带来很大方便。我经常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上班、回家和下村、回单位的路上。夏天还好,脱鞋走路反而更轻盈滑溜,冬天则硬着头皮穿鞋走,还发生过拧坏雨靴、将鞋甩入河的尴尬事。有时骑自行车往返,来时好好的,回去下雨就困难了,路边小树枝是掏车泥的最好工具,掏一次勉强推行一段路。

1993年,政府号召每户捡碎砖废瓦片,将中心路铺成了简易砂石路,可时间不长,烂泥裹着细石子粘在车挡板下更难清理,人们多么希望它能浇成水泥路啊。一盼十年,这条路2004年终于变成4米宽的水泥路,全镇实现到村通组全覆盖的水泥路。然中心路早就不堪重负,损坏、修补,再损坏、再修补,成为舆情的焦点。如今太平洋集团慷慨解囊,重修中心路。

中心路,见证了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谁家有一辆自行车都让人羡慕,现在每户有汽车也很平常;过去农户为种几亩地发愁,现在一人承包千亩地很轻松;过去产业单调产量不高温饱困难,现在经营多样电商订单生活小康;过去人们思想禁锢手脚束缚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改革开放行动自由城市买房不稀奇……

漫步6米宽的中心路,思绪随着脚下黑色亮亮的沥青在闪烁。相信在白马湖旅游规划项目实施后,我的家乡变化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



我们都爱运动 博里中心小学二(2)班 田诗蓝 作